



新 生 代 都 市 爱 情 小 说

走走著

得不到你

经济日报出版社





得到你

WILLIAM SHAW
WILLIAM SHAW

“纸风船”系列小说

得不到你

走 走

得不到你
但我同时又在秋天成亲
歌声四起

——海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得不到你/走走著.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2

(纸风船系列小说)

ISBN 7-80180-112-1

I. 得... II. 走...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4305 号

主 编 董懿娜

得不到你

著 者	走 走
责任编辑	杨 阳
责任校对	马 青
出版发行	经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白纸坊东街 2 号(邮政编码:100054)
电 话	010-63567683(发行一部)63567690(策划) 010—63588447(发行二部)63567687(直销)
网 址	edp. ced. com. cn
E - mail	edp @ ced. com. 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长鹰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mm 1/32
印 张	8.875
字 数	188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2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80-112-1/I·016
定 价	18.00 元

版本所有 盗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总 序

董懿娜

还是在去年秋天的时候，我们策划要出版这样一套长篇小说。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个午后，所有的作者和出版方在一起讨论的神情。在一件事情仅仅是一个构想的当下，你去遥望那个目标的时候，总是有一些忐忑不安和恍惚。那个时候，我们谈的都是困难，但我知道，大家的心里都是有着期待、勇气和信心的。

作为策划这样一套丛书，最大的信心来源于，我们对于文学的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真诚。这些长篇小说几乎都是这些作者个人生活的“真实和想象的组合”，她们都是女性，年轻、个性、对文学有热情——是一种单纯的新鲜的热望，同时，和同龄的人一样，有着焦虑、困惑，对诱惑和生活的犹豫、试探、投入、受伤或游戏。她们的文字和她们自己的生活是那样明澈，贴得那么近，她们是用她们自己的心和情感来写，这里面含着一份难得的真挚，因为这都是生活中真实的体验。就小说的技巧而言，她们许是还远不够成熟，但她们文字间洋溢着青春的气息以及带着自己执拗的判断和方式思考着生活里的种种问题。她们都生活在上海这个都市里，是白领一族或是在读的研究生和自由职业者，她们对一切时髦的东西都有着切身的体会，她们也常常是时尚背景中浓抹重彩的一笔。



总 序

所不同的是：她们对文学一直有一份热忱，对文字不仅有熟稔之情，也有强烈地表达的愿望。她们在书写自己的生活或自己熟悉的世界的时候显得从容而兴致勃勃。当我们被大量的日剧、韩剧吸引的时候，我们常在想，我们的年轻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她们的爱情和失落？她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在一切时尚场景的背后的心情？她们依然要经历的成长的困惑和痛苦并为之付出代价。最重要的是——她们的梦想和努力。“纸风船”这样的名字也是她们讨论出来的，“风船”在日语里是气球的意思，那是一种飘浮、轻盈、自由自在的象征；而“纸”是她们的一种坚持，在读图盛行、英特网蔓延的时候，她们坚持着对“写在纸上的字的迷恋”。

她们很年轻，也很时尚，但这不是轻薄或另类的代名词。她们只是想将真实的生活通过自己的思考展示给读者，让她们与她们一起分享种种快乐和忧伤。她们虽然摆脱了她们父辈的生活上的一些困顿，但在个人情感和精神世界中，面临的却是更多的纷扰、选择、诱惑和无所适从。所以，她们代表了一代人的优裕和不易。

她们和他们也许最烦别人把他们简单的归入一种类型，也对那些“感叹”他们是在糖水中长大的这一类说法，不屑一顾，他们对那些离真相太远的评论有些伤心，但她们需要朋友和倾听，她们用小说这样的方式在寻找朋友。当我们读完这样的长篇小说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中国版的都市剧，它们是城市里的一种声音，也是一出常演常新的生活情感剧。

目 录

总序/1	
第一章 无奈这一刹那/1	
第二章 张望寂寞长路/26	
第三章 困在记忆森林/47	
第四章 幸福只是虚拟/74	
第五章 天越黑心越累/85	
第六章 病找不到解药/95	
第七章 回看那时天空/105	
第八章 没有人不寂寞/153	
第九章 三月愁七月梦/188	
第十章 有真笑有真痛/228	
第十一章 青春心碎无偿/257	

第一章 无奈这一刹那

1

星期五,时针刚指到五点半,灵子就走到小音桌子前,

“今天去不去西渡工作的酒吧玩?”

“不去,不去,都去了那么多回了,你不厌哪。”

“不厌。你就陪我去吧,好不好?”灵子扯小音袖子管。

“小姐,拜托,你可别再扯了,我这可是 Ferragamo 的,你不心疼我心疼。”

“那你就陪我去。小音,我一个人去那儿坐着,又不认识别的人,很没劲的。”

“西渡不陪你吗?”

“他要上班的,再说了,他有他的朋友。你就陪我去吧,好不好?”

“你这哪里是在泡吧啊,分明是在泡人嘛。”

灵子脸红红,也不分辩,只笑嘻嘻摆弄小音桌上铅笔。

“好好好,真是拿你没办法。不过,你得先陪我逛街,我想看看美美有什么新品。”

快8点的时候,灵子就不停地看表,示意小音跟她走,小音故意磨磨蹭蹭,这件衣服挺不错的,我想试试看,哎呀,那件也不错,一起看看吧。急得灵子转来转去,索性拖了小音就走。

上气不接下气赶到酒吧,头上的顶灯正好扑地熄掉。西



第一章 无奈这一刹那

渡走上台。

那天他穿一件橙黄 T 恤,那样自然的颜色,可以让人想起田野的颜色,被酒吧昏暗的灯光一打,却似是而非,有着说不清的暧昧。

他的头发不时地披下来,披住脸上的种种表情。灵子忍不住盯着西渡看,看也看不够。打一开始她就目不转睛,看着看着就低下了头偷偷地笑,笑容还没从嘴角边消失干净呢就又抬了头找西渡。

小音在一旁看着,只觉灵子脸上表情丰富,西渡唱到“My girl, my girl, don't lie to me, tell me where did you sleep last night”时灵子就皱了眉,神情是那樣的忧伤;西渡唱郑钧的“赤裸裸”时灵子就在下面摇头晃脑地跟着打拍子……

小音自己并不喜欢这些,觉得太过吵闹,灵子就跟她解释,说是念书时就听过这些,尤其是 NIRVANA 的那首“Where did you sleep last night”,那时只是看歌词大意,觉得是一个女子背叛了心爱的人,男子痛不欲生,一而再再而三地追问她,昨晚,是在哪里过的夜。

“认识西渡以后,才知道这首歌原来是一首古老的美国民谣,说的是一对相爱的情人,有一天晚上,女孩出去后再也没有回来,男孩去找她,找了好久,才在密林深处发现了女孩。女孩躺在那儿,头已经被砍掉……”

说着又抬了头看西渡。

可是西渡的眼睛一直在天花板和地板间飘来飘去,他就没正眼看过灵子。

西渡对灵子的感情,又有多少深? 小音暗暗叹一口气。

10 点钟西渡下了班,灵子刚站起来,他就几大步跨到她



面前。

“你下次别来了好吗？我觉得不自在。”说完也不看灵子，转身就走到了吧台旁。

灵子僵在那里，笑了一半的嘴角有些歪。像一只小虫子高高兴兴爬树，爬到一半一滴松油滴下来，不偏不倚裹住它，动都来不及动。

小音很有些不平，就去拉灵子，“咱们下次再也不来了！”

灵子转过头，扯一扯嘴角，“其实，我是有些过分，你想想，谁愿意被人看着干活呢。狄更斯小时候在鞋厂贴商标，不是还说那些贵妇人看他的眼神虽然怜悯，却也像看猴耍把戏一样。我们上班，一看到老板走到身后，不是也会浑身紧张么。”说着，伸出手覆在小小碗烛上，“只是我实在喜欢听他唱歌啊。”

说着，转过头去看西渡。他正和自己乐队的哥们在一起嘻嘻哈哈灌啤酒。灵子就远远指着为小音介绍。

“满脸黑胡子的那个是主唱，挺热情的，以前还是复旦的学生呢，后来读了两年计算机就自动退了学。他自己写了几首歌，很不错；

那个看上去很酷的男孩子是北京人，贝司手，他最喜欢表现自己。北京人嘛，嘴皮功夫到底好；

旁边的那个是鼓手，今年才19岁；

西渡是他们的吉他手，我觉得他的音乐感觉最好……”

西渡是灵子的男朋友，据说是玩英式摇滚的。

什么是英式摇滚？小音不知道。只记得有一次看杂志，正好看到一篇文章介绍一支英国的摇滚乐队，说是乐队要搞巡回演出，出发的时候带了一个可卡因贩子，一个心理医生。



第一章 无奈这一刹那

巡回了一半不到就把心理医生给辞了，可卡因贩子倒是留了下来。

这样的乐队能做出什么样的音乐？小音很怀疑。又是些什么人听呢？西渡他们，真的喜欢这些？

听灵子说，西渡自己组建了一支乐队，平时就在酒吧里弹弹吉他唱些崔健、高旗的歌，一个月也就一千来块工资吧，要钱没钱，要学历没学历，真不知道他身上哪点让灵子着了迷。

灵子念大学的时候似乎交过一个男友，听说对她很不错，毕业那会儿还风传她不久就会结婚，不知道什么时候这话就淡了。

也是老大不小的年纪了，还在爱情里折腾，怕是要弄得伤筋动骨了，小音有些担心，也不好说什么。虽说是好朋友，有些旁观者清的话，还是要放在自个儿心里揣着的。

2

转眼，又是一个星期五。

不知不觉就初秋了，也只一个星期吧，酒吧外面的一溜桌椅还在，大大的遮阳伞却已经撤走了。

灵子把自己蜷得小小的，缩在一张椅子上，一头乌黑的髻发随意扎了个辫子甩在肩上，脸上几绺凌乱的碎发。她专心致志地咬着手指甲，两条腿伸得笔笔直，正好搁在一旁的花坛上。

酒吧的门开开合合，马路上的车来来往往，信号灯红、绿、黄地跳来跳去。

“灵子！”小音一手拿瓶酸奶，一手挽两只硕大购物袋袅袅婷婷过来。



“坐啊。”灵子头也不抬，继续歪着头慢慢用牙磨指甲，时不时看一看是否咬齐了边。

“哎呀，我是不是迟到了？”小音说着“砰”的放下手里的袋子，抬腕看表。

“等您大小姐逛完马路，什么节目都结束了。”灵子没好气。

“对不起，对不起，西渡呢？他是不是唱完了？”小音探头张望。

周末的酒吧里塞了许多人。灵子突然听见一把女声悲切切，

“我拿这烟去烫，去烫，满以为会烫个洞出来，哪想到，只有些许焦痕，一吹就散了，还是我这烟的灰烬。他怎么就不痛呢？！你说，你说！”

接下来会有桌椅摇撼的声音吧，灵子不由得侧耳细听，却仍是一室的嘈杂。转过头去看，只见一帮年轻的孩子，言谈举止间，分明是附近戏校的学生。臂弯里靠着美娇娘，呼呼喝喝的，十分扎眼。

灵子微微皱了皱眉。

“小音，你有没有听见有个女孩子在抱怨？”

“抱怨？什么抱怨？哎，西渡去哪了？”小音东张西望。

西渡和他朋友一块儿出去玩了。灵子有些心不在焉。近来似乎出现了幻听，总是听见有女孩子的声音在埋怨爱侣。是不是因为自己工作太辛苦了？

“哎呀，你就别咬手指甲了，再咬，就没了。”小音有时候口气就像个当妈的。

灵子想想觉得好笑，不由“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第一章 无奈这一刹那

咬手指甲这个坏习惯是从小就有的，每次都咬得秃秃的。那时母亲隔一周就要检查一次，一看没有新指甲长出来，就是一顿好打。偏灵子倔强，死不认错不说，还强词夺理，说是指甲里有钙，咬指甲是为了补钙。母亲气得脸发白，磨了鸡蛋壳做成粉，让灵子喝。

钙是补了，习惯却也没改。母亲后来试过很多种法子，涂辣椒水、用针戳，想得到的法子都试了一遍，可这个习惯像那历经风吹雨打刀砍火燒的蓬蓬野草，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最终是母亲放弃了。

一直到现在，灵子心里难受的时候、闲得无聊的时候，还是会一个人坐着，慢慢地，机械地，咬着自己的手指甲。大脑在那样的时候通常保持了一种疲惫的状态。一片空白。不想也不能改变，哪怕是稍稍移动一下坐姿。

血珠一点一点绽放成亮丽，在灯光下如同一朵绝艳的玫瑰。

一种痛，可以转移另一种，灵子不愿意心痛。

凝视自己秃秃指头，灵子有些走神。

“想什么呢？真搞不懂你，算了，来看看我新买的鞋子。”小音一边说，一边麻利地从一只塑料袋里取出一只大纸盒。

一双驼色的浅口鞋。鞋面制成褶皱，鞋头尖如锥子，微微上翘，散发出浓浓的女人味。

“我在美美看到过这种式样，要几千块。今天我把长乐路、陕西路、淮海路、襄阳路兜了个遍，总算被我找到了。开价890，后来被我还到600，好不好看？好不好看嘛？”

“不错，挺适合你的。”

“是吧，还不错吧，你啊，就是不会打扮自己，一天到晚牛



仔裤，运动鞋，你也不难受？还有这头发，那么黑，那么厚，一点层次感都没有，整个儿一朵乌云扣在脑门上。”

灵子扑哧一下笑出来，“你有完没完？我不像你，你成熟，你妩媚，你性感，我嘛，就做你的陪衬人好了。”说完，继续啃她的手指甲。

“灵子，电话！”穿着黑色制服的 Waiter 探出头来。

“肯定是西渡的！”灵子一下子从椅子上跳起来，直冲进酒吧。

“你啊，算是中了西渡的邪了。”小音随口咕哝了一句。

透过玻璃窗看过去，灵子已经坐上了吧台。

3

“我要和朋友出去玩，今天就不送你了，你自己回去吧。”西渡的声音隔了话筒传过来，一字一字。

“那我跟你一起去玩？好不好？”

“不用了，你先回去吧。”西渡有些不耐烦了，“我哥们已经说我了，到哪儿都带上女朋友，烦不烦啊？”

“那我……”

“你放心，这里都是男的，听说新天地的 LUNA 有菲律宾乐队演出，咱们瞧瞧去，看看是他们的技术好，还是……唉，不说了，他们在等我呢。”说着，“啪”一声挂上了电话。

电话兀自“嘟嘟嘟嘟”空响着，黑色的听筒慢慢从手里滑脱，悠悠的荡来荡去。

灵子定一定神，挂上听筒。

美好的周末、浪漫的周末、整整等待了一星期的周末，就这样烟消云散。



第一章 无奈这一刹那

“小音，来，进来喝酒。”灵子伸手唤小音。

“我才不喝酒呢，酒精对皮肤不好。你也别喝了，我这儿有酸奶，自然又健康。”

小音说着递上手里的大瓶光明酸奶，她对自己的皮肤是很重视的。逛街逛得口渴了，从来不喝可乐、雪碧，一概称之为“垃圾饮料”。有时为了应酬，陪客户去酒吧，也只点“白俄罗斯”这样掺了很多牛奶的饮料。

光有学识谈吐，没有一张漂亮面孔，金龟婿不会自动找上门。小音心里很清楚。

灵子摆摆手。

“给我一杯‘长岛冰茶’。”说着伸手掏钱。小音只看见她的手在口袋里迅速地划拉来划拉去的，一会儿拿出一张出租车票、一会儿又掏出一张 IC 卡，好不容易从口袋里扒拉出一堆硬币，又稀哩哗啦的滚落了一地。忙不迭蹲下去拾，手指在地上飞快地划动着，一连拣了好几次都没能全部拣起来。

“灵子，灵子，你怎么了？”

灵子不说话，只呆呆地看着面前的玻璃杯。

小音无奈，只好陪灵子一同坐在了吧台上。吧台的高脚凳高高的，脚悬得不着边际，晃不起来又跼不着地，人就像在半空里，不知身在何方，情归何处。小音不习惯，索性袖了手一旁站着。

长岛冰茶缓缓流进喉咙，热辣辣的刺着，刺得灵子眼眶微微泛红。

“难道哥们真的比女朋友更重要？”一脸不甘心的怨怼。

“怎么？非要你绑着我，我绑着你才罢休？”小音开玩笑。

“我一星期才见他几次面？他平常干吗不去玩？”



“看你平常也是个挺聪明的人，怎么就不明白，你们是在恋爱，两个人有交点，但是两个人还是两个人，你的生活是不同的。他不可能为你改变，你也一样啊。”

都说恋爱让人愚昧，平时挺通透的灵子也……自己现在是没恋爱，会不会有一天，也变成那样呢？算了，连男朋友都没有，有什么可想的。小音苦笑笑。

刚认识西渡的时候，他到上海才一个多月，没什么朋友，星期六星期天就和灵子粘在一块儿，有时瞎逛，有时就坐在人民广场的长凳上说话，看着鸽子飞下来吃金色的玉米粒儿，蹒跚几步再“扑”一下飞到半空。

后来，他的朋友越来越多，很多时候，他不再需要她。好日子真是一去不复返呢……

熟悉的旋律适时地响起，把回忆打断。灵子打开手机。

“你现在在哪里？”

一听是西渡的声音，灵子连眼神都温柔了，“我还在酒吧，跟小音在一起。”

“你来接我好不好？我喝多了，人很难受，想吐。”

灵子约了小音一块去。

远远就看见西渡扶着墙过来，脚步踉跄。

“对不起，灵子，我喝多了。”

“你不是说去切磋琴艺的吗？怎么会喝醉？你说话不算数！”灵子心痛，声音陡然提高八度。

“他们灌我嘛，你是知道我的。”

“是啊，酒量不好还要逞能，你就喜欢装豪气！”

“来者不拒，来者不拒！”

“看看你交的狐朋狗友！还做音乐呢，整天吃喝玩乐的，



第一章 无奈这一刹那

不学好!”

“灵子，你对我好一点好不好？不要对我那么凶了。”西渡的声音软软的，“我们打车回去吧，好不好？”

灵子怔一怔，心里不禁泛起丝丝柔情。一旁的小音已经招停了一辆计程车。

一进门西渡就开始吐，灵子本不想理他，终于不忍，绞了一把热毛巾替他擦拭嘴角。

“灵子，你在吗？”西渡摸索着抓住她的手。

“在，我在。”她轻轻拍一拍他的手。他的手是那样瘦，粗粗躁躁的，细细长长的青筋蜿蜒着。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西渡的声音低低的，好像走了太多的路，终于支持不住。

“你以前很温柔的，你记不记得？那一晚，风拂乱了你的头发，你的脸，隐在月色里，无法分辨，你很温柔，牵住我的手，那时我就希望，我们可以一直走下去。”

灵子静静地听着。

“是我不好，我应该陪着你。我以后不和他们在一起玩了，我不想，失去你……”

声音渐渐低下去，他睡了。

她轻轻拿起他的手，放进被窝。

4

关上灯，锁上门，灵子疲累得软软靠在门上。一旁的小音看看表，推了推灵子。

“小音，我不想睡觉，我睡不着。你陪我走走吧。”

可能是喝多了酒，去接西渡的时候灵子的头已经很痛了。